



探究文化生长的土壤

当今世界,多种多样、光彩各异的文化成为醒目风景,文化命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何为文化土壤?为什么说文化土壤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发展、兴衰成败?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什么?怎样客观、理性看待今天的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何大新《文化土壤论》一书旨在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探究文化土壤对诸多文化现象的影响。作者以理性的思考,带领读者走近文化背后更为本源、更深层次的文化土壤。

作者在笔记中写道:“文化不同,是因为孕育文化的土壤不同。我们塑造了文化,而后文化又塑造我们。”文化与人就是这样交替影响,循环往复,人类就是这样一

步步走向文明和进步。文化土壤是生成各种文化形态的条件、要素和养分的综合体。历史上出现的事件和人物看似偶然,从文化土壤的角度分析,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必然,是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思想环境孕育了这件事、这个人。书中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人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有什么样的文化土壤就会“长”出什么样的人。

本书将文化土壤分为环境、社会、意识3个层次,3个层次中的不同元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文化生态。所有人都在某种文化生态中呼吸生存,其思想、价值观无不受所在文化生态的影响。作者既从“纵”的角度谈论文化的起源、世界不同文化圈的文化土壤特征;也从“横”的角度论述文化土壤与哲学、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各种文化形态和经济、科技等社会领域之间的关系,探索这些文化形态和社会领域背后的文化根源。

书中强调,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土壤的竞争。中华文化在过去几千年里发挥强大动力、引擎作用,支撑中华民族历经波折、顽强奋斗走到今天。如今,面临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迫切需要厚植中华文化土壤,在赓续文脉中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

书中以较多篇幅阐发中华文化土壤,强调要有文化自知,准确把握中华文化的内涵,客观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辩证取舍、古为今用。“自知”的同时也要“知他”,不了解世界文化特别是具有明显特征的其他优秀文化,“自知”就不完整。在“自知”的基础上,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一步步实现文化自强。作者特别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创新符合文化升级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

该书从古至今中外文化变迁实践中遴选事例,一些发现与见解耐人寻味。例如,由

于文化土壤不同,东西方哲学也有差异。欧洲古典哲学的思维特点是“推”,推理求证,从已知推未知,而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思维特征是“演”,循序渐进,探索规律和事物本质。中西哲学各有特点、各有优势,作者提出中国哲学取长补短,需要增大逻辑思维的比重,并分析阐述了逻辑思维在历史进步中产生理性、产生科学、产生创新的重要意义。

文化无处不在,文化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文化土壤论》作为一部通俗社科读物,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文化、文化起源、文化土壤等重要概念进行了阐述,从优化文化土壤的角度提出振兴中华文化需要夯实基础,具有现实启发意义。“文化土壤”是一个宏观话题,还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论述,对话题进行深入开掘。文化发展生生不息,作者在一些概念论述上也保持开放态度,给读者留下思考空间,邀请读者一同持续关注文化发展。据学习强国平台

北魏气魄的别一种书写

——于立强《高僧昙曜》读后

“万亿化身,罗刻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儿入宝库,神魂丧失,莫知所携,事后追忆,亦如梦入天宫,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

女作家冰心年轻时和友人瞻仰云冈石窟,之后写下这段文字,用尽激动溢美之词,最后还是觉得文字无用,无论怎样描绘都不能尽其之美。

1500多年前,开凿云冈石窟的最重要的总监高僧昙曜,今天以历史文化名人的身份走进了作家于立强的笔下。由文字铺陈而来的吞吐万汇、兼纳远近的北魏气魄,在书中张扬着浑厚沉雄、缜密优雅的书写风格。由此,我们读懂了那万里黄沙,那西天梵音,那西域气象,那凉州风范,那气吞山河的情节,那动人心魄的故事,那时空传扬、联通世界的宏图,还有北魏文化的苦旅步伐是如此深深地嵌入了僧侣的脚印。

公元439年,鲜卑族北魏王朝远征武威,他们发现凉州这片沉重而荒凉的土地竟然是一个文化艺术中心。彼时的凉州宫殿观阁林立,塔寺相属,街衢贯通,一派佛国气象。本书的主人公昙曜年少时即跟随师傅在天梯山开窟造像,耳濡目染掌握了这一本领。征服了凉州的北魏决心把这一艺术中心迁徙到他们的首都平城。于是,凉州的世家大族、佛儒学者、著名工匠共计3万余人浩浩荡荡踏上了漫漫长路,这些人中有3000余名高僧,昙曜就是其中之一。

《高僧昙曜》第一章即叙述了这一迁徙。昙曜告别了凉州,满心惆怅,回望天梯山,只见圣灯时照,一川星悬,南北霞连,这一幅云山水石佛交相辉映的奇幻画卷默默记在了心里。也许,此刻他并未料到即将远赴的平城,有一座武州山在焦急地等着他的到来,等着他的睿智博艺将平凡的山石化为神奇的佛国,那将是怎样一个热血沸腾、动人心魄而又浩大艰巨的过程。

作者起笔即入悬念,跌宕起伏、充满深情,对主人公的描摹亲切、温暖、醇厚、朴质,又透着几缕悲凉,让读者不由地追

随着文字一路而上,领略那刀兵剑戟、狼烟荒漠间裹藏着的文化艺术风采,读懂一位高僧和北魏平城的相互成就,找准文化坐标和精神高地,以更好地守护历史文明,传承中华文脉。

凉州这一段叙述融入了温子昇、元稹诗词,使得全书氤氲着诗意般的忧伤,“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的凉州在昙曜的眼里已经变成了离别苦、断肠曲,此去经年,一切都是未知。

作者在对北魏时期佛教状况作了充分的铺垫与交代后,从第5章开始,正式进入了“开窟造像”,同时,昙曜进入了开窟造像艺术创造的高峰。这是北魏鲜卑族强有力地融合希腊、印度、西域、凉州之精华而淬炼成一派属于北魏文化气象的过程,这是一个云蒸霞蔚的文化图像。此时,作者给予了文本叙述最为细致的铺陈,文字密实、张弛有度。“他用铁锤敲击数下,然后猛地把锡杖插在脚下泥土中,眼含着热泪向武州山跪下来”,昙曜找到了最合适的开凿地点;“拟开凿五所石窟,以五帝的样貌为据,以燃灯、释迦、弥勒三世佛为本,每窟造本尊佛一尊……”昙曜将窟窟规划向文成帝汇报;“用斧子劈砍,用锤子敲击,一斧一斧,一锤一锤”,开窟开始了,接着造像、雕刻,以及遇到的意外崩塌,读来惊心动魄,甚至为昙曜提心吊胆。幸运的是,昙曜遇到了文成帝、献文帝两位懂佛、兴佛的知音,这在他实现开窟理想的道路上多了顺利,少了羁绊,成就了自己,成就了平城,成就了这一伟大的石窟艺术。

叙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让文本充满深邃又生动的文学审美趣味,通过合理想象、艺术构思、架构情节,将主人公昙曜置身于北魏这一大历史环境中,进行描摹、刻画、塑造,将他的僧佛身份以及面对政治权力时复杂的心里状态作了真实的处理。比如,昙曜虽然是一名高僧,但是也不能脱离开外部环境去“自我禅修”,而是必须要几次三番地去求见太上皇,求见冯太后,服从于献文帝的安排,甚至不得不参与到政治中来。此时的昙曜更像一个建设局局长或者施工队队长,他不仅要考虑艺术总监这一大块事务,而且还要协调关系、计算费用,既要保证当朝皇上



的满意,也要保证施工匠人的粮草供应。工匠们一天要吃掉十石盐,用坏近千斤铁具,掘削量更是惊人,对庞大的用度花销,都要亲自监督。可以说,作为工程师的昙曜,他的心思需要更多地花费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每一件事上,而不是只知道高谈阔论佛道。如此,作者便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烟火气、生活化的高僧形象,读来更加可亲可信、可触可感,成为历史人物传记中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典型。

当然,于立强的书写着眼点也并不仅限于凿窟技艺和凿窟过程,他全局性地把握了武州山石窟文化艺术的韵味。比如,他总结的“体现了帝佛合一的造像思想、体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体现了民族艺术的融合”等等,从文化层面对石窟艺术作了提炼与提升。“武州山石窟既是一种王权的象征,又是民族的理想与品格的象征”,这样的表述渗透着作者的学术思想观点,也是作者经过思考后的积极表达。

关于昙曜的最终去向,作者给出了“始终也是个谜”的答案。这样的答案既有史学研究的严谨,也有文学的无穷想象,余韵悠悠,回味无穷。

每一个写传记的作家都会爱上他的传主。面对1500年前的一个人物,在历史资料中只留下1000余字的情况下,作者要经过考据、义理、辞章、析辨等思维过程,还要进行大胆拓展创造,昙曜就不再单单是历史上的昙曜,更多的是作家心目中的昙曜,用心血创造出来的昙曜。此时,很难会不爱上传主,自然而然笔下的主人公就会有血有肉、风神饱满,受到读者喜爱也是必然的。

读罢《高僧昙曜》,回过头来,看冰心面对云冈石窟时的心灵震撼,那是面对一种悠远的异类文化所呈现出来的雄伟的旷野之美、豪气之美,表现出来的惊讶与惊叹。云冈石窟将凉州、龟兹、于阗、印度、希腊等文化一并吸收,中外融合,民族融合,熔铸一体,互相化育,让中华文化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本书从历史人物角度来诠释“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成功的。

边云芳



这是一部人过中年的旅美学者的10年间游历世界中的文学感悟。从但丁遇见贝雅特丽齐的老桥到达·芬奇与米开朗琪罗斗画的旧王宫,从莎士比亚艾文河畔故居到巴黎阿贝拉尔、爱洛伊丝合葬墓,再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布鲁克林博物馆,旅美学者的王海龙畅游其中,欣喜仰慕之间,开垦文学艺术的“自留田”,以第一手资料,讲述着文学艺术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巨匠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作者王海龙,作家,出版作品《视觉人类学》《读图时代:视觉人类学语法和解密》《哥大与现代中国》《纽约意识流》《遭遇史景迁》《董鼎山口述历史》。



《我的皮村兄妹》

本书是对皮村文学小组诸位成员的人生故事展开全景式描绘的非虚构作品。是对当下劳动者文学、新工人文学的一次整体性书写。书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文学的照耀下,于各自的困境中走出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似世间的盐。作者袁凌是著名作家、调查记者,亦是皮村文学之家的志愿者之一。他用7年时间,多次进入皮村生活,在深度了解10多位工友从务工到成为文学创作者的命运转折过程后,完成本书。

作者袁凌,作家,《新京报》年度致敬作家、腾讯年度非虚构作家,《南方传媒研究》两届年度致敬作家。出版有特稿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非虚构专著《寂静的孩子》《汉水的身世》,小说集《世界》。《我的皮村兄妹》是其全新非虚构作品。